

《譯叢》的 時 間 觀

于 堅

中國詩人，居於四川，他的作品英譯於 1996 年首次在《譯叢》發表。



1996 年，我的一些詩歌首次發表在《譯叢》雜誌上，令我驚奇的是，在這一期，我的詩居然與辛棄疾的詩詞同期發表，這件事，對於編輯可能不足為奇，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在大陸，我習慣的是，古典詩詞與自由詩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情。持續一個世紀的並於文革時代達於極端的「文化革命」，使古體詩歌與白話詩歌的鴻溝越來越深，以至人們以為二者的關係是完全斷裂的。在大陸的當代教育裏面，這已經成為天經地義。

但是，天經地義的東西，也許恰恰正是那種一手遮天的東西。南斯拉夫有一部寓言式的電影叫做《地下》，說的是極權主義時代，人們轉移至地下生活，把地下的一切都視為天經地義了。最後才發現，地洞外面還有天空、大地。天經地義，如果它只是一個局部還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如果它成為普遍的文化習慣。

那一期《譯叢》給我的深刻印象是由於它呈現了一種與我一向以為天經

地義的文化習慣完全不同的文化眼光，那種眼光是世界性的，而不是時代性的。

古典詩詞與自由詩的分道揚鑣其實只是時間性的，只是一個時代的文化事件而已。

在世的詩人與古代的詩人的生命只是時間性的。只是不同時代的詩歌發生器而已。

而詩是沒有時間，沒有時代的。也無所謂古體或新體的。如果它自己有命的話，它自會有命。

把我的詩歌與辛棄疾的作品放在一起，令我感到惶恐。我看到時間的力量，我自問，我是不是一個古典作者？就像偉大的詩人辛棄疾，他永遠是一個當代詩人。

我的意思是，就古老的漢語來說，把漢字譯成英語的《譯叢》是一本「新潮」刊物，但它同時是一本古典的刊物，因為它尊重時間的力量。在我們的時代，這是一種非常罕見的品質。✕

